# 焦氏類林

# 焦氏類林卷之五

建業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勤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廻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懸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日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軛死之資託爲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闕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闕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礰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賢人動轉不得路行聞車數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結

習鑿齒與桓溫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嚮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威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衣濡何足爲怪即命登舟舟發而風自息 三十劉泰

孝茁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illegible]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illegible]侍人

宗慤荅叔父少文問所志[illegible]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illegible]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辟曰[illegible]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禄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

正邪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淸舉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倫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倫識自負其才氣候倫宴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倫與語大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二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編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綯嘗從于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爲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漢書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祖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祖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名士傳

王尼畨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數日淪湎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踈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琛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與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昞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甞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搡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甞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覽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王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忪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歳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予謫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噀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愼伯鈞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鈞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蜨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舒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産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毋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
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
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護之者萬方時有加減權爲慘慼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寧語其使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從王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竪義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授譏 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為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畫水牛詔閣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美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暠迎謁不爲留暠送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讐搴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益部耆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敎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檣林木必繕治

墻守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芸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臥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為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真素徙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其酒塚前方丈之土常

成泥濘。賈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从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　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縑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穀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漢官儀○沈佺期直省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辨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遷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
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
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趙温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
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
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
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因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之與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魏志

蔣濟遵衛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内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輙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裴啟語林）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䟽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名士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忩榮惟欲離令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羈于羈紲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麾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若辭侍中或勸勿自疏晞曰我年少以來閑要

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内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鬱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瓚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巑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輙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廐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殷文圭恪

荀家門內羅列八龍
楊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曰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

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矣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汝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已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蠷腹鶣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騶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
皆因以贖毋毋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
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
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撲滅以避之國史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張曰侍郎為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為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檮杌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君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客語

巎巎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元史

##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高士傳

盧遨遊玄闕在北海至蒙轂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淚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王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隱侯淵公草堂標古詩

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寧皆波他日隱疾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樓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爕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毋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聘士姜肱爲犍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渦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無勿迷其本棄其生後濟當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趙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
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湍襟解帶嘉
卉結容臘神太素淑思玄
沖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
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
應謬歌祝衄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
更殺羖䍽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䍽指魏也
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
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秦子敕少有才學處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救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
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必得騤
背朧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
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儕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
皐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
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
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迭之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尩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强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魏氏春秋

張廌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捿貞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嘗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疎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與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拼棄無益快共為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此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御諸人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虗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踰以過也遂諡爲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詁父使子騏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數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尋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歲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纘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殷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虗想巖穴若遺一
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
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像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
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
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秋稻已秀翠色

梁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賓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閶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霞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爲辟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君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為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齊高即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喩何胤并徵謝朏杲之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絶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旁笑曰此人欲學牛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圜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盖由來久矣

留侯追踪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而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推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慼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笋籜冠

沈驎士若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埶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

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

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

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

有蹈東海而死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

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

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

為仁由己何關人世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床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以訏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睦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遁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疾子響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

形而衣薜蘿瀟然已足豈容嘗此橫施又善畫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秇
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

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穨哉

大乎獨能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餌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扃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宁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樂天云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

秋思一遍。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答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東坡集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主車則造父為御𪂹𠙨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

天主事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　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思 唐許飛花攪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郄詵數月山行嘗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續晉陽秋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訏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戸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授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

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于聘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才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逈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益奇而先生亦穨然醉矣

##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死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某日葬，于未我忘，豈能相及。式㝢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亾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卒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巳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歿眭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歿誰能爾容眭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擒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旣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鉤餌橫戈開邊枝劒討叛夾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强人意今復亡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乎